

新旗

半月刊

第二期 實售國幣三百元

美國貨同潮水一般湧進來，大家狂呼：中國工業快要破產了！上海新市長估計，六個月之後全上海工人都將有失業的危險。怎麼辦呢？怎樣保衛中國這一點點工業基礎不使之夭折呢？

治本的方法，必須改變社會生產方式，不僅改變中國一國的，而且改變全世界的，換一句話說，即必須由生產者自己將全世界經濟當作一個整體，劃定一個總計劃，根據某一地域自然的和社會的條件規定這個地域應當生產甚麼而且生產多少分量。如此一來，不僅中國工業得到保全和發展，而且其他各國經濟問題也能得到根本解決了。

如果認為這種治本方法一時難得辦到，那麼還有治標的方法，就是名副其實地實行關稅自主，對於那些本國能夠自給的貨品提高稅率，或簡直不許進口，使同類的外貨無法與國貨競爭。要做到關稅自主，必須國家是真正獨立的，外交和內政都不受任何外國干涉的，自然更需國內和平安定，佔絕大多數的工人和農民能夠過活，而且有餘力來購買工業製品。

可是現在狂呼工業破產的人，既不採用那種治本方法，也不採用那種治標方法，而採用了禁止工人罷工的方法。彷彿中國工業破產不是資本主義無政府狀態底罪過，也不是中國殖民地地位底罪過，而是中國工人階級底罪過。彷彿中國工業競爭不過美國工業，不是由於技術設備落後，而是由於工資高昂。彷彿中國工人祇要罷工不怠工，祇要接受那種吃不飽穿不暖的工資，中國工業就可以興盛起來，至少可以

中國工人的工資比美國工人多麼？

舒嚴

抵制美國貨流入了。

可是中國工業破產，工人階級不能負責。抗戰八年中，無論大後方或淪陷區，工人也會接受了吃不飽穿不暖的工資，也會罷工不怠工，任隨人家擺佈，那時中國工業興盛起來了麼？其實現在工人要求的不過是按照生活指數支領工資，換一句話說即是：充其量不過是要求恢復戰爭以前的工資購買力罷了，如果這樣的工資能致工業破產的話，那麼戰爭以前中國工業早應該破產了。

上海新市長告訴我們說：『目前本市工資之高，業已超過美國工資標準。』這話，用普通工人能夠瞭解的語言說出來，就是：現在上海一個工人每日拿的工錢，比美國一個工人每日拿的工錢還要多些。

這就奇怪了。戰爭以前，在世界上，中國工人工資算是最底的，美國工人工資算是最高的。美國月亮雖然不比中國好，美國工人生活總比中國工人過得舒適些。人們不是常說美國工人普通都能自備一輛汽車坐着上去麼？但現在人們說上海工人拿的工錢比美國工人更多些，難道現在上海工人每人都能自備一輛汽車了麼？或者現在美國工人生活過得比戰前上海工人還不如？可是我們知道，美國雖然也有通貨膨脹，美國工人生活雖然比戰前差些，但一般還是比上海工人過得好的，不僅比現在上海工人過得好，而且比戰前上海工人過得好。

那麼市長底話應當怎樣解釋呢？我們相信，市長決不會拿這話欺騙我們，他的真正意思一定是說：目

前上海工人每日拿的工錢，換成美金，比美國工人每日拿的美金工錢還要多些。譬如說，上海工人每日能拿五千元法幣，換成美金，就是二元二角，但美國工人每日的工錢也許祇有二元美金，或者更少些。

問題就在這裏：市長注意的是工資底貨幣形式，他並沒有注意工資底購買力。他沒有告訴我們：美國工人拿二元美金或一元五角美金能夠買到多少東西，而上海工人拿二元二角美金或五千元法幣又能買到多少東西。

我們很不知道美金在美國的購買力，但他在上海的購買力，我們是知道的。二元二角美金或五千元法幣，今天能夠買到九升大米，但在戰前則二元二角美金差不多可以買到九斗大米，換一句話說。在上海，美金購買力僅及戰前十分之一，而在美國的購買力，據說則不過減低百分之三十罷了，如此二元二角美金在美國可以買到六斗大米（假設美國工人不是吃麵包的，是吃米飯的），即等於上海三萬三千元法幣。上海普通工人每日果真能拿三萬三千元工錢，那時才能說是「超過美國工資標準」哩。

由此可見，就工資購買力來說，上海工人所得比美國工人低得多了，即約略等於美國工人工資六分之一罷了。如果工業競爭力量受工人工資所決定的，那麼中國貨應當同潮水一般湧進美國去了。

中國工人做夢也不敢想念「美國工資標準」，更用不齊說沒有超過這個標準了。中國工人現在要求的僅僅是戰前的工資，即那時全世界最低廉的工資之一種。連這種工資，人們也認為過火的。

不錯，經過戰爭以後，一般人的生活都不如戰前了，美國工人生活也不如戰前了。人們要求中國工人稍微降低戰前的生活，也許是合理的罷？

然而不然。戰前生活過得好的人戰後不妨降低一點，但是工人在戰前已經是在梯子底下一級了。戰前十年中間，人們不許工人團結，不許工人鬥爭，五卅運動中得來的勝利品在這十年中間大部分喪失了，總之現在做某數的，一九三七年工資是不夠補償勞動力量正常損耗的。工人不僅應當要求照生活指數，而且應當要求增加底薪哩。現在人家連戰前的工資購買力也不肯發給！

個別的資本家也許會拿帳簿攤在工廠工人面前，向工人證明：他已發給不滿美國資本，快陷於破產，他實在付不出戰前的工資。但問題不在於一廠工人對本廠資本家，而在於全體工人階級對全體資產階級。此外，問題又不在于這或那樣改善工人生活，而在于拯救工人階級自身。

個別的資本家是會破產的，會消滅的，但資本主義存在一日，全體資產階級是不會破產的或消滅的，說中國工業會完全停頓，中國經濟會退回李鴻章

以前，——這是危言聳聽之辭。如果沒有戰爭或革命，中國工業仍要發展的，中國資本主義仍要進行的。不過中國以前是許多帝國主義競爭場所，中國工業及一般經濟適應於此狀態發展起來。現在則單純多了，中國經濟必歸適應美國底需要了，以前的基礎必須大大改造，若干工廠，甚至整個工業部門為美國所不需要了，將要消滅，但新的工廠，新的工業部門，為美國所需要的，將要興起。這不是工業消滅不消滅問題，而是工業改造問題。改造過程將是混亂的，將有相當痛苦，相當損失。這是不可避免的。但這痛苦，這損失，切不可完全交付於無產階級去負擔。

工資不夠補償勞動力底正常損耗，——這就是說：在戰前那工資，或更少的工資之下，工人階級要增加死亡率，減低體力，容易老衰，難於養育兒女為次一代勞動力量，結果則全體生產力衰落，本國工業更加競爭不過那些工資較高的國家。真正創造價值的，是勞動而不是資本。賢明的資本家亦當知，欲食鵝蛋者，當不能先將母鵝殺死。』所以保持罷工工權，現在不僅為了改善工人生活，而且為了拯救工人階級自身，亦即是為了全體社會利益，都是必需爭取的了。

第二期目錄

中國工人的工資比美國工人多麼？	舒 嚴
怎樣解決內戰？	劉 默
正與理解	鳳 岡
從第一國際到第五國際（常議）	蘭 因
「勝利！誰勝利？」	舒 嚴
解決通貨膨脹的兩條道路	三 男
革命問題漫談（續）	穆 德
救濟原來也是武器	鴛 譯
訪問一個工人家庭	凱 命
中國革命悲劇（續）	Herold R. Isaacs

發行者 新旗社
通訊處 香港西灣河太古船塢李振聲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英美聯合了蘇聯，與軸心國家作戰。這一個國際上的大聯合，反映到了全體較小的反軸心國的內部關係。差不多每一國都形成了兩個反軸心系統。一個親英美，另一個親蘇聯。他們在反軸心這一點上雖多少有點共通，但他們相互之間，却由於國際背景之外，又有國內社會基礎的不同，所以是十分對立的。親英美的一方面都是些貴族與資產階級，而親蘇聯的另一系統，則含有比較廣大的工農成分。

這兩個系統的對立，等到軸心國戰敗，共同的敵人一去，馬上爆發成內爭或內戰了。沒有一個小同盟國是例外。

在希臘，英美系的反軸心分子，直接借了英軍力量，撲滅了親蘇系的愛拉斯團。在比利時，英美系的流亡政府也是借了『盟軍』之力，繳了比利時抵抗分子的械。法國，親英的戴高樂將軍合併了相當親蘇的國內抗德隊伍，二系的鬥爭，從軍事轉移到政治上去。在波蘭，親蘇的波蘭解放軍建立了自己的政權，完全否定了親英美的倫敦流亡政府，在南斯拉夫，親蘇系的蒂萊元帥排除了英美系的米哈羅維奇，將後者關進了監獄，在捷克，親英美的貝納斯系加入了親蘇派的政權。

各國用以解決對立的方法雖然不同，勝利之誰屬，雖然也不一律，但事情的形式總是如此：較強的一個系統，壓倒了或吞併了，另一個較弱的對立系統，由此統一了國家，實現了和平。

現在，距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在西歐已經一年，在亞洲也已有九個月了，這中間誠如馬歇爾元帥所說，全世界都已恢復了和平，唯一仍遭戰爭災難的國家，祇有我們中國了。

中國和其他反軸心的盟國一樣，也存在著兩個抗戰系統。但為什麼不能像別國一樣，在短期間解決了這個對立，藉以實現國家的統一與和平呢？

此無他，勢均力敵耳！

如果我們的共產黨勢力，也如希臘的愛拉斯團一樣，甚至像比利時的抵抗派一樣，那末，國民黨早已在『友邦』的援助之下，解決了這個對立。反之，如果我們的國民黨勢力像南斯拉夫的米哈羅維奇派一樣，甚至像波蘭的倫敦政府那樣，則中國也早已由共產黨統一了天下。所以到現在還相持不下，所以要有莫斯科外長會議對中國的決議，所以要有美國的調停者，都只因為中國這兩個系統的勢均力敵，在短期內，誰也消滅不了誰的緣故。

原來中共須傾全力，跟其他反軸心國中的翹楚抗戰派不同，雖在戰爭幾年

中擴大了勢力，但牠可不是在戰爭中重生，更不是僅僅爲了反對外國侵略而發生，而團聚的。牠已經有了二十年的鬥爭歷史，而且在中國社會中深植了根基。牠絕非希臘的愛拉斯團可比。國民黨想消滅牠，曾經打了十年內戰，結果沒有成功，那時牠的力量還不及現在哩。如今即使添上了美國的直接援助，即使美國公開干涉的時候，蘇聯開始站在旁邊，但要達到消滅的目的，也決非短時期所能完成的。

關於這一點，如果願預的國民黨人不能懂得，那末這位美國的軍略大家馬歇爾元帥一定更明白無疑的。按照美國統治者的願望，當然，頂好能像希臘一樣，在短時期內，將中共的勢力剷除個一乾二淨，以便獨佔中國市場，並從容佈置牠未來對蘇戰爭的前哨。赫爾利將軍便具有這樣的懷抱。事實上也會企圖施展過這個懷抱的。可惜結果給事實碰破了頭。於是馬歇爾元帥來了。

馬歇爾將軍到中國來，首先表示他是中立的，不偏袒任何一方。但這顯然是欺人之談。美國統治者無論如何不會不想護國民黨的。因爲，不管國民黨怎樣的腐敗無能，但牠總是一個代表中國主要部分有階級的黨。牠和美國有一

怎樣解決內戰 劉默

致的利益，有共通的脈。共產黨呢？不管牠如何宣揚民主，尊重私產，與不歧視美國，但在事實上，牠主要還是一個以農民小資產階級爲基礎的黨，而且與蘇聯有傳統上的聯系，思想上的紐帶。在未來可能發生的美蘇戰爭中，決不能站在美國方面的。

美國之所以放棄了邱吉爾在希臘所採取的政策，祇因長期大規模的中國內戰，會影響到美國自身的休息，牠的復員，以及牠的整個戰後計劃吧了。馬歇爾將軍所代表的那個政策，不過是以漸進的排共，代替那全面的立即剿共吧了。他一面以談判來穩行了共產黨，叫國民黨以表面的政治讓步來換取時間，叫國民黨在沒有戰勝希望的，或較不重要的地區停止戰爭，另一方面，他並不停止對蘇的租借援助，繼續裝配美式隊伍，繼續將美式部隊用美艦運至東北，繼續用美軍保護東北國民黨軍隊的交通線。藉以『完整地接收東北』。如果馬歇爾將軍在中國調停內戰，那末至少東北的內戰，從頭到尾是他一手造成的。照馬歇爾將軍這樣的計劃『調停』下去，中國的內戰當然不命停，即使能在表面上以及在某些地區停止了，而這樣的休戰，不過是跳向第三次大戰之前的一個停頓，中國的內戰將和未來的大戰聯結起來。

我們中間閉着眼睛迷信人家的善意了。中國的事情應該由中國的人民大眾

正視與理解

鳳岡

自己來解決的。中國的老百姓真想避免內戰與未來大戰的悲慘命運，必須睜開眼來，請我們的美國朋友立即回去，不要作更多的『援助』了。我們不願意做希臘第二，而事實上也不能作波蘭第二的。要解決目前中國危局，法國式的解決方法倒是比較好的。就是要北軍事的鬥爭移轉到政治鬥爭的平面上。我們不否認國共之間有許多不同，有許多值得爭的，但不一定非用戰爭不可，不同的意見，不同的立場，可以由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來解決。我們中國的老百姓是再經不起戰爭的負擔了。為此，對於目前的內戰問題，我們有如下的主張：

美軍立即退出中國，停止對中國的一切干涉！立即停止內戰，召集普選全權的國民大會解決

國事！

第一期目錄

我們學替誰說話？

東北問題之我見

從四國外長會議失敗說起

關於罷工權

工人運動的危機

兩極民主

論國民大會

革命問題漫談

日耳曼沙淡

生物戰爭和化學戰爭

天下一家(書評)

中國革命悲劇

振聲

尊一

蘭因

劉默

鎮遠

K T

三男

穆德

倫敦論壇

Eugene Varlin

唐盛

Harold R. Isaacs

夢也許是美麗的，但夢裏的麵包畢竟充不了飢；如果現實祇許你過一種半飽生活，則夢更盛衰，祇能反襯出實際生活的悲慘，祇能讓你從夢醒以後，更難跟痛苦的真實調和。明知這實際生活的痛苦，倘因為沒有勇氣正視現實，以致逃避在夢境裏，那是更可悲了。現實不會因你不正視牠而就此放過了你，你就是閉上眼睛，甚至舉駝鳥把頭埋進了地洞，牠仍舊會逼到你身上來，使你在無所措的狀態中接受牠，因此感受到加倍的痛苦。

必須有正視現實的勇氣，不管那現實是多麼的可怕。

在過去的五年——在我們是八年——之中，人類曾在可怕的戰爭中生活着。他們的物質生活是太悲慘了，他們遭受了飢寒起以至死亡的一切痛苦，他們中間大多數之所以能够渡過那艱難的幾年，因為懷着一個美麗的憧憬，一個夢，一種希望。如果沒有這個精神上或幻想上的安慰，他們或者已經死去，或者已經反叛了。這個安慰是什麼呢？就是，全世界所有的大人先生們都一致對他們說：這是人類的最後一戰。民主戰勝軸心，或者軸心戰勝民主之後，天下就永遠太平，全世界再聽不到鎗聲。至於『聯合』或『軸心』兩陣營的自身中間，那末他們的結合都是由『血肉結成的』，永遠不會矛盾的。於是，極小部分人將『永久和平』寄託於軸心勝利，最大部分人的同樣希望則寄託於民主勝利。結果，最大部分人的希望實現了，民主陣營完全擊敗了軸心國家。長年累月中宛轉呻吟於戰爭重壓下的人們因此鬆了一口氣，以為從此是否極泰來，可以億萬千年，子子孫孫，不再嘗戰爭苦味了。他們認真地相信夢境能够成為現實。即使有許多事實不滿人意，有許多現實違反着夢想，但他們甯願堅信自己的夢，不願意正視現實。他們甯願找許多理由來辯護那個美麗的夢，不願意看一看那夢境後面的猙獰的現實。

但是世界究竟不是依照了人們的善意的期望來安排，也不是受宣言標語的指導而進行的，恰好相反，無情的現實不替人們的期待，更彷彿要有意諷刺大人先生的宣言，當永久和平正被宣佈來臨之日，那個暫告休息的戰神又張開了血口在啼笑了。

現在離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還不到三個月(註)，不，離真正的結束其實還遠得很，兵士尚未復員，無數的人民還在流離，一切生活都還在戰爭狀態中，甚至，第二次大戰後的『梵爾賽和會』都還在遙遙無期中。可是事變的發展，竟好像已不是第二次大戰的尾聲，而是第三次大戰的前奏了。自從八月十日日本宣佈接受有條件的『無條件投降』以後，一股和平的慶祝氣氛曾經充塞了全世界，可是在短短幾十天中，這和平氣氛消滅得多麼快！由『血和肉結成的』民主聯合陣線，一變而為猜疑刻薄的冤家對頭；『融合無間』的各國御用言論機關，忽然間惡言相向，互相針對着昨日的『盟國』，鼓勵自國人民的戰意了。『大西洋憲章』，『聯合國盟約』等等堂皇文件上所規定的『偉大』原則，早已被人遺忘。殖民地的民衆正在流着血，以這代價來認識那些崇高原則的欺騙。『覺醒』成了『四大之一』的我們的中國，嘆了一陣子

勝利，和平，團結之後，代表目前世界上兩大「盟邦」的兩個中國政黨在火併了，在勝利中陶醉了一個短期間的我們中國的老百姓，很快因脫了韁的狂奔物價與內戰的表面化而下降到頹喪的深淵。在這樣的情形中，想做著甜夢已不很可能的了。

不過，不做夢並非就能正視現實，看到了現實也不一定就能理解現實。首先要有正視現實的勇氣，其次要有理解現實的能力。

打了這許多年仗，人類付出了如此重大的代價，結果有些什麼呢？截至今天為止，在國際政治上祇有一點，就是由過去的七強，英、美、蘇、德、法、意、日、變成爲名義上的「四強」：英、美、中、蘇；以及實際上的二強：美國與蘇聯。換句話說，數千萬生命與無量數財富的損失，祇換得了國際關係的更加單純化，國際權勢的進一步的集中化；過去由七個強國維持着的一種均勢，今後主要地將由美蘇二國來保持了。自然，由兩個巨人來保持均勢，比七個中等人來保持更加難些。中間沒有緩衝，沒有調節，沒有中介；處處是直接接觸，處處是無所規避的對立。由於航空術的進步，經濟紐帶的擴展，世界實在是變得太小了，無論在那一個角落裏，不管發生了多麼小的一點糾紛，都很快地會牽連到這兩個巨人的對立上去。中國，據美國國務院遠東司司長范宣德說，是美蘇二國之間的「橋樑」，其實，何獨中國爲然呢？目前世界各國，連法國在內，甚至連英國在內，無一不是美蘇二國之間的「橋樑」，無一不是美蘇二位巨人競爭的戰場。

第一次大戰結束，國際的勢力關係要複雜得多；在歐洲，德國雖然倒了，法國代之而作大陸上的霸王，俄羅斯帝國的廢墟上興起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新國，意大利也儼然崛起於阿平甯山脈的半島上；英國雖然勝利了，却不能成爲戰後歐洲的唯一組織者。在美洲，北美合衆國龐然的站立起來，牠的勢力超出了歐洲的任何一國，但還不能成爲歐洲的實質主人；在亞洲，戰爭的機曾造成了一個黃種人的強國——日本，她想稱霸亞洲，但她的霸業顯然要遇到歐美諸強的反對。這樣一種互相牽制，互相監視的局面，造成了戰後延長二十年的和平。此外，第一次大戰後遍及全歐的社會主義革命的思潮，使許多國家的內部陷於恐慌紛亂，也是使第二次世界大戰遲遲爆發的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戰一方面既然造成了兩個單純的敵對的力量，另一方面又因種種原因（這裏我們不想論到牠們），至少在一時間阻擋了社會主義革命的狂瀾，於是新的戰爭危機，便愈益明顯，彷彿不會再等二十年，人類就可以再經一次瘋狂的大屠殺了。

目前有多少徵兆指向着新的戰爭？我們不想在此地羅列。報章雜誌的文字，尤其是各國外交內政上的種種近事，已經很清楚地告訴了人。就是最不願意正視現實的人也不得不勉強承認了。至於這新的戰爭危機究竟實到何種程度？究竟他能否避免？如不能避免，究竟還需準備多少年？這些問題我們都不想討論。我們現在祇想討論一個問題：爲什麼民主陣營戰勝了法西斯的「好戰」國家，非但不能保證人類的永久和平，反而在戰爭未了之時，即已發生了下次戰爭的危機？如果軸心國家勝利了，那是不用說，不過是人類奔向另一次較大戰爭的一個階段；可是這次勝利的是民主國家，而民主主義，據有些人宣佈爲什麼也會不旋踵而踏上了戰爭方向呢？愛好和平的民主國家獲得了勝利，反而邁開大步在戰爭的路上走，這「現實」，雖然是痛苦的現實。我們如果有勇氣正視這現實，就必須以更大的勇氣來理解這現實。

通戰期中，乃至現在，有一種最流行的見解認爲此次戰爭是兩種思想的鬥爭，即民主與法西斯的鬥爭。其實這是與事實不符的，英美固然是民主國家，德意也確實行着法西斯政制；但是軸心方面也參加有民主的，有如芬蘭，而民主旗幟之下也躲藏着許多半法西斯或準法西斯的國家，就是拿英美來說吧，政制是民主的，但是統治者中有多少的個人，和納粹與法西斯的匪徒們同具着一種思想呢？反過來，在德意的專制統治之下，有多少民衆真心地傾倒於民主思想呢？以思想來劃分陣營，並且宣佈他們是爲某一思想而戰，老實說，這都是一種欺騙，說得客氣些，這都是提高本國人民的士氣，使他們能捨命疆場的一種宣傳吧。如果你不信我們的判斷，如果你竟說我們的判斷是譏諷，那末好吧，現在「民主主義」勝利了，請你看，世界上那一個強國正在爲本國民衆或弱小民族的民主權利的爭取或保持而努力？那一個勝利者不在爲反對他所標榜的戰爭目的而鬥爭？

我們這話的意思自然不是說，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間沒有分別。我們並不否認他們中間的優劣；不過這不是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我們所談的乃是關於戰爭的真正根源。有人說，戰爭的真正根源是民主主義與法西斯主義間的衝突，我們說，戰爭的真正原因在於別的地方，這方面是我們所要討論的問題。如果真如前者的所言，此次大戰是民主各國與法西斯各國的思想戰爭，那末現在法西斯各國全數倒了，存留的都是信奉民主主義的國家，思想既相同則理宜從此相安無事，永無作戰可能了，爲什麼現實竟在推翻這種可愛的理想呢？可見戰爭的原因不在於思想不同，而在於物質利益上的衝突。那一種的物質利

益衝突呢？這答案已不是新鮮了，就是：各大強國間為重新分割世界市場。在這主要矛盾的左右，人們為了進行大規模的戰爭起見，自不得不利用，挑撥或引發各式各樣的思想，有如民族主義，國家主義，種族主義，民主主義……；但歸根結蒂，這種種主義都依附著或圍繞著那個爭奪市場的帝國主義，在或大或小的限度內替後者服務。

說到這裏，有人也許會反駁我們了，參戰各國並非都是帝國主義的，並非都有資格去爭奪市場的，其中有幾個國家的工業還很幼稚，牠的生產品還根本談不到輸出，所以根本不需要市場；還有一個國家，牠已取消了私人佔有生產的制度，牠的生產品不是為了利潤，而是為了滿足生產人的需要，這需要，現在離可以滿足之期還很遠，所以也談不到爭奪市場問題。但是牠們都參加在戰爭中，這不是證明戰爭的根源在思想而不在于爭奪市場的物質利益嗎？不錯的，上舉這類國家不能或不想爭奪市場；但是不要忘記。牠們本身是市場，或者願作甲的市場而不願作乙的市場，這就使牠們在普及世界的爭市場的大戰中，不得不採取一個立場了。牠們的參戰如果為了自己的不願被人作片而榨取的市場。那末在牠們一方面的戰爭是正當的；如果參加戰爭是爲了選擇主人，那末牠們這方面的戰爭便是冤鬼性的，因而也是反動的。可是戰爭的主角，即主動地從事於此次戰爭的，當然是爲爭奪市場的雙方強國了，在這二者之間，我們實在是無法分別出誰是戎首，誰是戰犯來的。固然，進行戰爭的方式是不盡同的，有的進襲，有的招架，有的退避，有的逼殺，但是這兒的原因不由於『思想上的歧異』，而在於牠們對於已有市場的關係。『有』的國家時常是保守的，防禦的，而『無』的國家則常常利於改變現狀，採取攻勢。財主最關心於秩序的維持，而尤極切懼恐天下不亂，這是因爲二者思想不同嗎？不是的，『錢』實爲之耳。

明乎此，我們可以明白戰爭的真正原因乃是某幾個強國間爲重新分割世界市場的鬥爭了。但爲什麼要爭奪市場呢？因爲有幾個國家的工業生產過度發展，國內市場容納不了這過多的產品，也供給不了這些產品的原料，所以必須要市場，要殖民地；但是那些高度發展了生產的國家中，並非人人都能享受了這些『過多』的生產品的，恰好相反，祇有少數人有享受的資格。那末爲什麼不可以讓國內的老百姓買點便宜貨，就此解決了生產過剩問題，以致毋需向外爭奪市場，使大戰無由發生呢？這便是關鍵所在了。那些從事生產的人不願意給自己人享受便宜貨，而情願以戰爭手段去奪取市場，從而壟斷市場，藉以保持其必要的『利潤』。生產爲了利潤，不是爲了消費，這是生產機關被少數人私

有了的結果。那末推諉到雲，戰爭不可避免的根本原因，我們在生產機關的私有制中尋找到了，如果剷除了這個制度，除了這個根本原因，人類才有權利希望過永久和平的日子了。否則如果這個制度仍舊存在，那末上面不論建築起什麼樣的政制，民主也好，法西斯也好，都必然要走上戰爭的路，必然要一次又一次地驅使人類從事於瘋狂的屠殺，以致於絕滅淨盡的。

廢止生產機關私有制的辦法就是社會主義，因此，根本消滅戰爭的辦法也就是社會主義。關於這一點，現在知道的人已經很多了；但是，知道是一回事，宣佈又是一回事，徹底實行則更是一回事。所以於正視，理解之外，我們還需有實行的勇氣，不過關於這，已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了。

卅四年十一月十日

註：本文寫於去年十一月，故云『三月』，如以目前來算，則該是九個月了。此文當時係應某報之約而寫，但寫成送去，編者很客氣地退了回來，據說『環境不許可』。後來又送給一個以『尋求真理』爲名的刊物，也不能接受。我很不解，同時也很慚愧。如此平凡的一篇東西，竟能爲『環境所不許可』的。其實，文中所談，都屬老話；戰爭的根本原因不是爲了什麼思想對立，而是爲了重新分配世界；而必須重新分配者，則又因爲資本主義這個制度，所以要根絕戰爭，除非以社會主義來代替資本主義。這本原不過是常識吧了。可是，人類爲戰爭付出了千萬人生命的代價之後，這樣的常識還是爲『環境所不許可』，甚至爲『進步的刊物』所不願登載！嗚呼，夫復何言！

新旗出版，編者向我索稿，我便將這篇舊文重讀了一遍，覺得時間雖然又過了半年，而文字的時間性却還不會失去，於是便將此文原樣不動的交去了。

五月一日

說道：

一個退伍的美國兵從密蘇里州寫信給美國國會共和黨議員居利 Gilie

『軍隊長官告訴我，說我回家以後不可再穿軍服，因爲穿軍服就犯了冒充軍人的罪。商店夥計告訴我，說不能賣衣服給我，因爲沒有一套衣服合我身裁。警察告訴我，說我不可裸體在街上走路，因爲裸體走路觸犯法律。我不是愛在街上走路的，但我租不到房子；木料又缺少，我也賺不到一隻桶來藏身。我打仗時受了傷，軍隊不許我再去入伍，因爲我的身體已經不合了入伍的資格。』

「勝利！誰勝利？」

舒 嚴

夏丏尊先生死前不久曾問探病的友人說：「勝利！誰勝利？」夏先生這個問話，說出了現在，勝利將近一年後，全中國民眾心中縹緲的懷歎。

真的，勝利鞭炮放過了，勝利牌樓搭過了，勝利典禮舉行了過了，究竟是誰得到勝利呢？

老百姓麼？老百姓雖然沒有得到勝利。中國境內還在進行戰爭，有些地方戰爭規模和使用武器並不稍遜於勝利以前，總之戰區人民遭殃是與勝利以前不相上下的。沒有戰爭的地方，人民在吃草根樹皮，如廣西和湖南，或者物價直線上昇，由初勝利時四千元一担的米到現在六萬元一担，如上海。戰時，限制人民自由的種種辦法，如保甲，如良民證，如清鄉，現在一一恢復起來，此外添加管帶制。

有錢人麼？有錢人得到勝利，本是不與老百姓相干的，而且不能算做整個國家底勝利。但有錢人果真得到了勝利，也好。戰爭中老百姓底血也不是完全白流的，幾個月以前，我們至少在這個意義之下慶祝中國底勝利。可是近日，有錢人吵起來了，他們忽然發現他們不僅沒有得到勝利，而且就要陷於大規模的破產了。美國貨像潮水一般湧進中來，不僅貨美，而且價廉，中國工業與之競爭，彷彿是普通炸彈和原子彈競爭一般。自從李鴻章以來發展的民族工業有完全消滅的危險。如果中國必須退回李鴻章以前去，那算是甚麼勝利呢？

無錢的老百姓和有錢的資本家沒有得到勝利，至少他們的國家得到了勝利麼？即中國比從前更能獨立自主，國際地位更加提高了麼？外表上看，不平等條約廢除了，租界收回了，領事裁判權取消了

常識

從第一國際到第五國際

蘭 因

路透社五月十七日倫敦電：

「十六國社會主義者代表今日在克拉克頓舉行秘密會議，會期四日，主席將由英國財相達爾頓擔任，會議主旨為覓取全世界社會主義者與蘇聯共產主義者間之真正諒解關係，倘屬失敗，則社會主義者將組織「第五國際」，以對抗共產主義，保衛社會主義。該會將於夏季內派代表團赴莫斯科進行會談，蘇聯已表歡迎，其目的為覓取全世界社會主義者，社會民主主義者及共產主義者之互相合作。今日會議即在擬定此項工作之方案，由十六國代表共同會商決定之；并擬設立一聯絡處以接洽私人訪問之事。」

現在新的一輩青年人，初有政治自覺的，看了這個電報，很少能明白其中所謂「國際」是甚麼東西，所謂「第五國際」又有甚麼意思，青年人讀書看報，固常常見「國」「際」兩字連合起來用，但他們祇曉得「國際」是個形容詞，是諸國相互間關係之意，「國際」之充其量也不過是「世界的」之意。究竟有多少青年人曾見過「國際」兩字當作名詞，當作一種團體或機關，來用呢？三年前，「共產國際」解散消息傳到中國來時，那些通訊社和報館竟不曉得怎樣翻譯這個名詞，結果譯為「國際共產黨」！即是說把其中的名詞錯認爲形容詞，又把其中的形容詞錯認爲名詞！向青年人解釋這個常識，現在決非多餘的事情。不錯，「國際」本是形容詞，本祇有「諸國間的」或「世界的」之意。「國際」由形容詞變爲名詞，變爲一種團體或一種機關，是與工人運動，與社會主義，與世界革命，有密切關係的。

社會主義先覺者很早就主張各國工人運動有國際的聯絡和國際的組織之必要了。把這個必要說得最明白，最不含糊的，是馬克思和恩格斯。遠在一八四七年，即距今九十九年前，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們起草的「共產黨宣言」中就斷言「無產階級無祖國」，就喊出「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口號。自此以後，他們的思想和鬥爭就浸透這種國際主義精神。

到了一八六四年，這種國際主義精神第一次表現爲組織形式。這年，英法德意四國工人代表在倫敦開會，決議創立一個「International Working Men's Association」，爲諸國工人團體聯絡機關。這個新團體底名稱直譯應爲「工人底國際的聯合會」，這裏「國際」二字是作形容詞用的。即「英法德意諸國工人聯合會」之意。馬克思當時代表德國工人參加這個新團體工作，漸漸以科學的社會主義思想指導整個組織了。不久，會務大大開展，小國工人也來參加這個組織，遂成爲世界上一種勢力，爲諸國政府所畏懼。會名太長，有時人們取牠的第一個字，簡稱爲「International」(「國際的」)以後成了習慣，整個團體就叫做「國際」了。這是第一次，這個形容詞變成了名詞。

一八七一年，巴黎工人暴動，「國際」底法國支部不僅參加，而且佔據領導地位。可是這次有名的「巴黎公盟」失敗了，「國際」受了極大打擊，外面資產階級政府底取締，裏面小資產階級思想底進攻，遂

中國被列為四強或五強之一了。但這不過是外表而已，實際上中國不僅不能支配世界命運，中國自己命運反須受美蘇英三強所支配，人家在雅爾達，在波茨坦，在莫斯科，自由處理中國問題，沒有邀請中國參加，甚至不須徵求中國同意或追認；中國自己國內的黨爭須得請求外國特使仲裁，國內的戰爭須得請求外國軍官調解，公司法受了外國壓力必須修正極重要條文，同一外國壓力又不許關稅自由增加。這是必然的；有錢的資本家既然沒有得到勝利，這個國家怎能得到勝利呢？

那麼究竟有沒有人得到勝利呢？甚麼人得到勝利呢？有的，那就是販賣美國貨的人，那就是能够改造中國經濟使之適應於美國資本主義利益的人，那就是能够領導中國政治使之成爲獨立前或獨立後的菲律賓的人。這些人底勝利。就是中國底失敗。

中國這種「勝利」(或失敗)其實早於戰爭開始時候註定了的。一個國家底勝利是與牠造成勝利用的手段有密切關係的。牠是靠外援作戰呢，還是靠自力作戰？在自力之中，牠是依靠廣大羣衆呢，還是依靠純粹的軍隊？不幸過去抗戰依靠外援重於自力，至於廣大羣衆底動員則正是領導抗戰的人所懼怕的。

解決通貨膨脹的兩條道路

三一男

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有兩個國家的通貨膨脹曾經有名於世的：德國與俄國。那時候，登案造極的時候，據說在德國，一餐極平常的飯得化二十五萬馬克，在俄國，鞋底上打一隻釘子得三十萬盧布。數字上的豪華較之目前的中國還要闊氣得多。

後來他們如何解決的呢？
在德國全靠美國貸出了大批金洋以此穩定了金

使組織力量一天比一天衰弱，終於在一八七六年正式宣布解散。馬克思領導的這個「工人國際會」在工人運動歷史上被稱爲「第一國際」，以別於後來的幾個「工人國際組織」。

一八八九年，馬克思死後六年，第一國際解散後十三年，法蘭西大革命一百週年，——那時，歐洲各國工人運動，在巴黎公盟失敗後反動潮流底下又開始覺醒了，仍舊要求一種「國際的」組織。「工人國際會」民主黨，法國社會黨，英國工黨及其他各國工人政黨，遂於這年派代表在巴黎開會，復活「工人國際會」。恩格斯當時還沒有死，他親自參加這個會議，當主席。在工人運動歷史上，這個復活的「工人國際會」被稱爲「第二國際」。與第一國際不同的，是第二國際并非各國工會底國際組織，而是各國工人政黨底國際組織，因爲在第一國際時，羣衆性的工人政黨尚未存在哩。恩格斯死後，第二國際沒有公認的領袖。其中最大的黨是德國社會黨，牠的領袖，恩格斯死後是魯伯爾，魯伯爾死後是，白蘭以下了。理論的領袖是伯恩斯和考茨基。第二國際成立恰遇世界進入帝國主義時代，一方面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能够拿出一部分殖民地得來的超額利潤賄買勞工貴族去鼓吹改良主義，他方面無產階級革命臨近又使得代表下層工人羣衆意識的革命者舉起革命旗幟。所以第二國際內部發生激烈的鬥爭，結果到了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改良派就背叛工人階級國際主義而擁護各自政府作戰了。革命派則單獨堅持國際主義旗幟，在戰爭當中召開兩次國際大會。第二國際并未正式宣布解散，簡單停止存在罷了，但列寧於聽到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德國社會民主黨議員在德國國會投票通過軍車預算案消息時候，便宣布：「第二國際死了，第三國際萬歲！」

第三國際成立於一九一九年，在莫斯科成立的，那時俄國無產階級已經革命成功，建立蘇維埃政府。第三國際原名「共產國際」，以別於第二國際原名「工人國際」。第三國際初成立時各國支部差不多都是從第二國際原有的支部分裂出來的，即是說第二國際中的革命派發展爲第三國際，正式拋棄改良主義，而號召世界革命。

各國社會民主黨或社會黨，其中革命的左派分裂出干之後，改良的右派並未消滅。他們看見戰爭停止了，又看見第三國際成立而且活動，也感覺有國際聯繫的必要，於是恢復了已死的第二國際，但戰後的第二國際不過是戰前的第二國際底遊魂罷了。組織雖然恢復，改良主義路線并未改變，最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時，第二國際又死了一次。

第三國際初成立後，正當第二國際圖謀復活之時，改良主義者中間却分化了，一部分人不滿意於那些醜名揚溢的領袖，便組織了獨立的黨，如德國「獨立社會民主黨」，英國「獨立工黨」，法國馬克思外甥郎傑領導的一部分社會黨，這些黨派一方面反對復活的第二國際，一方面又反對新生的第三國際，祇好自己成立國際的組織，人們稱之爲「第二半國際」。這個國際組織不久之後便趨於解散，而合併在第二國際裏面了。

第三國際全部歷史可以分爲兩個時期：列寧時期和史大林時期。在前一時期，第三國際是以世界革命爲旗幟的，「國際」自視爲世界革命總司令部，高出於任何一國支部之上，配合各國支部爲共同目的而工作。在後一時期，即採取「一國社會主義論」爲國際綱領底中心，因此放棄了世界革命旗幟。漸漸地，

馬克的價值，但同時也鎮壓了德國的社會主義革命在俄國呢？因為沒有一個國家肯借錢給革命政府，同時革命政府也不肯接受以革命作換的外國的借款，在各國的武力圍攻之下，牠完全靠了自己的力量。事實上根本廢棄了貨幣，將國家的全部經濟生活建築在軍用共產主義的基礎上，徹底實行了『不勞動不得食』的辦法將分配赤裸裸地還原到各人對生產所供獻的勞動，以此克服了通貨膨脹，並渡過了一切難關，直至一九二二年才在新的基礎上恢復起穩定的盧布制來。

中國將如何克服其愈益深刻的經濟危機，特別是牠的通貨膨脹，也不外乎上述二法。

現在許多人想走德國的路；不過在我們覺得，生產力遠不如德國的中國，如果全靠金洋來解決了幣制，我們早絕對不會有德國當時的獨立性的。德國道路行在中國便是加深經濟殖民地的道路。

俄國道路如何呢？當然有利得多；不過一個革命的經濟辦法，絕不能由不革命的或半革命的政治機構來實行的。所以，經濟問題首先的政治問題。

列甯論國際主義

實際的國際主義，祇有一種，即奮往直前的工作，發展本國的革命運動和革命鬥爭，並且以宣傳，同情，或物質條件等等，去幫助全世界（不僅一國）上同樣的鬥爭，同樣的路線。

大戰發生以後二三年，社會主義的和工人的運動，在各國形成三種派別：
一、社會狹隘愛國派，口頭上稱社會主義者，實際上乃狹隘愛國主義者，這些人，承認在帝國主義戰爭中（首先在現在的帝國主義戰爭中）應『保護祖國』。

二、第二派人，即所謂『中庸派』，搖擺於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和國際主義者之間。
『中庸派』頌揚和誇張自己，說他們自己是馬克思主義者國際主義者，說他們贊成和平，贊成多方『逼迫』政府，贊成對於政府提出任何『要求』，政府『表現人民對於和平的願望』，贊成擁護和平的種種運動，贊成不相併吞的和平（但也是贊成和社會狹隘愛國主義者的和平）。

問題的焦點，即在『中庸派』不相信必須革命，以反對本國政府，不提倡革命，不進行堅決的革命爭鬥，而造最卑鄙的（並且特別響亮地談馬克思主義）避免革命的遁辭。

三、第三派是真正的國際主義者，主要的特點，是在他們和社會狹隘愛國主義及中庸派完全破裂，和他們本國的帝國主義政府，和本國的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進行堅決的爭鬥。他們的原則：『主要的敵人，是在本國。』

（摘自我們革命中無產階級的新任務）

『國際』成爲蘇聯無產階級國家一個附屬品，甚至成爲整個國家底外部底一個附屬機關。第二國際幾次大會開年年俗可考理謂種變化。從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每年開一次大會，第五次大會開於一九二四年，即距第四次大會二年，第六次大會開於一九二八年，即距第五次大會四年，第七次大會開於一九三五年即距第六次大會七年，如此以幾何級數推算下去，須於一九五〇年才能開第八次大會了，可是在此次世界大戰中，即一九四三年五月，第三國際正式宣佈解散了。

列甯死後的第三國際中發生托洛茨基主義和史大林主義之間激烈的鬥爭。前者主張世界革命，後者主張一國社會主義。鬥爭結果，前者失敗，於是第三國際各國支部紛紛開除其中主張世界革命的托洛茨基派。被開除的人成立了各國的國際的組織，但并不自視爲新的黨和新的國際，而自視爲共產黨和共產國際之中一個派別，爲改造黨和國際而奮鬥。到了一九三三年，希特勒反動統治德國，德國共產黨不戰而敗，各國托洛茨基派才宣布第三國際已經死亡，並不能加以改造，必須建立新的國際了。此時之後經過五年準備，到了一九三八年各國托洛茨基派亦瑞士召集大會，才正式成立第四國際。

與以前三個國際都有本名一般，第四國際底本名是『社會主義革命世界黨』。托洛茨基死後第四國際仍向前發展，在此次世界大戰中并未曾像其他兩個國際一般正式或非正式解散，反而於戰火正烈之中召集過兩次大會。現在世界祇有這個國際是正式存在的了。

當第四國際成立前後，若千個從第三國際脫離出來的黨派不滿意於第四國際，以西班牙『馬克思主義聯合工黨』爲首，便單獨成立一個國際組織，總部設在倫敦，名爲『倫敦局』。人們仿『第二半國際』先例，稱此組織爲『第三又四分之二國際』。戰爭中及戰後沒有聽人談起，不知現在還在不在？

現在路透社傳給我們的消息，其中所謂『第五國際』顯然不是甚麼比第四國際更新的國際，也不是『倫敦局』底改名，雖然是倫敦來的電報。這不過是已死二次的第二國際企圖復活了。

革命問題漫談(續)

穆德

三

革命底一般界說，我們知道了，但現在放在我們面前的不是一般的革命問題。而是特殊的革命問題，即中國革命問題。除此一般界說之外，中國革命還有甚麼特殊問題呢？

有的，而且多得很。但我們首先要注意中國革命底一般性。

我們首先要說：嚴格說來，已沒有甚麼『中國革命』了，有的僅是『世界革命發生於中國的部分』。

世界革命同世界戰爭一般，都是從二十世紀初年起才發為事實而提出於人類重大議事日程之中的。二十世紀以前，我們沒有世界戰爭，祇有『民族的』戰爭，即若干國家之間相互的戰爭，那時還不能說『和平不可分割』的話。同樣，那時我們也沒有世界革命，祇有『民族的』革命，即以一個『民族國家』為範圍的革命。為甚麼到了二十世紀初忽然有世界戰爭(一九一四年)和世界革命(一九一七年)呢？因為在此以前不久，資本主義已從商業和工業的階段進於財政的階段了，即進於牠的最後階段帝國主義了。商業資本主義和工業資本主義主要是民族的，即牠是以『民族國家』為其活動範圍的；這個活動範圍相當足夠，而且還能促進社會生產力底發展。財政資本主義，即帝國主義，則主要是世界的或國際的，因為牠不能以『民族國家』為其活動範圍了；社會生產力比前大大發展，『民族國家』這個框殼已經容納不住牠，牠要衝破這個框殼，牠要求以整個世界做牠的活動範圍。世界到了帝國主義時代，各重要部分，無論相隔如何遙遠，相互間都有密切的聯繫，幾幾乎形成了一個不能分割的整體，一件比較重大的事情都要影響世界各部分，都要成為世界的國際的；何況像戰爭和革命那麼同等重要的事情！這就是世界戰爭和世界革命所以發生於二十世紀的原因。從此以後凡戰爭和革命都或多或少帶着世界的性質了。

在帝國主義時代，世界已變成如此之小了，不僅各部分經濟、政治、文化諸方面互相糾結不能分離，而且就交通方面來說，兩對磁點間電報電話瞬息可通，飛機來往三五天內可以達到，輪船火車可通之處也不過需要二星期上下。我們試拿這個情形同中國古時戰國時代比較來看，我們試想從燕國至定國需要

多少日子呢，從齊國至秦國又需要多少日子呢？那時各國間經濟差異和政治聯繫又是怎樣呢？但我們的祖先那時已經覺悟七國分立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必須統一起來。這就立下中國二千多年統一基礎。但不說古代史，僅說現代史罷，西方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前，我們試想中國政治上已是統一的了，但各部分經濟差異怎樣？從廣州到北京陸行兼舟行又需多少日子？比起現在世界來，我們百年前的中國畢竟大得多了。可是中國，不僅現在，而且百年以前，凡有戰爭和革命，多半是全國性質，很少能限制於一省或一府範圍之內。

現在，在世界範圍之內不能有『中國革命』，正如在中國範圍之內不能有『安徵革命』一般。事實上，在某幾方面說來，中國各省間的聯繫還沒有世界各國間的聯繫那般密切哩。『安徵革命』，在某種情形下還是可以說的，例如辛亥那一年，我們可以說安慶，蕪湖，大通各地新軍如何反正，事前省內各志士如何準備和犧牲，事後又如何互相衝突和殘殺，等等。但那祇是『中國革命發生於安徽的部分』，我們可不能提『安徵革命底性質』。『安徵革命底階級動力』，『安徵革命底特殊前途』等等問題來討論。

『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一個部分』，——這話，說的人很多。二十一年前連現在國民黨大領袖也說過這話哩。我們也可以說這話，可是我們說時，瞭解的意義是與國民黨大領袖二十一年前所瞭解的，和共產黨大領袖六年前所瞭解的，不相同的。我們對這話所瞭解的是近以於『安徵革命是中國革命一個部分』那句話底意義，亦即是『世界革命發生於中國的部分』那句話底意義。

『中國革命』首先受決定於世界革命。
『世界革命』——這個名稱本身已含有種種特殊意義了：首先，這是帝國主義時代底革命，此時『民族國家』已在進步的因素變為反動的因素，即變為生產力底桎梏了，生產力起來反抗『民族國家』羈絆底束縛，要衝破這個束縛，而將整個世界統一起來。這個衝破國界的傾向是客觀的，是進步的，是不可遏阻的。革命就是要用主觀力量來幫助和促進這個傾向底發展，使之能更迅速實現出來；反革命就是要用主觀力量來遏阻甚至消滅這個傾向。凡說甚麼『奧塔基』(Anarchie)，甚麼『自給自足』，甚麼『一國建立社會主義』，以及凡主張民族主義，奉之為最高原則的，都是這種反革命努力，為了維持現在的生產關係以障礙生產力發展的。

其次，此時私有財產制也已經從進步的因素變為反動的因素了。私有財產制在歷史中曾起進步的作用，資本主義私產制是私有財產制底一種，當初反對封建私產制而代替其位置時候，也曾發揮牠的進步的革命的作用的。可是現在

不僅資本主義私產制應當推翻，任何私產制也應當推翻了，代之而起的應當是生產機關公有制，凡土地、工廠、礦山、銀行、大公司，以及一切交通機關都應當屬於社會公有，而不能操在私人手中。這個打破私產制的傾向也是客觀的，是進步的，是不可遏止的。革命就是要用主觀力量幫助和促進這個傾向的發展，使之能更迅速實現出來；反革命也就是要用主觀力量來遏阻甚至消滅這個傾向。

以上衝破國界和打破私產制這兩種傾向是如此之有力，以致反革命雖然佔據了上風，主觀的幫助和促進力量雖然慘絕天災，而這兩種傾向仍向前進行，反革命仍然不能抹煞牠們，不能不想法敷衍牠們。世界大戰又示甚麼呢？倘若不是表示民族國家疆界已經束縛了生產力發展至如此程度，非衝破不可？戰後，英國和蘇聯底鬥爭又表示甚麼呢？倘若不是表示美國一國或南北北美兩洲已經不能做美國資本主義生產力活動範圍了，非要求東歐和歐洲受牠支配不可？而蘇聯一國也已經不能做「社會主義」生產力活動範圍了，非要求東歐西亞諸小國和滿洲新疆朝鮮北非受牠支配不可？戰後，英國以下諸資本主義國家紛紛宣布將銀行及重工業收歸國有，又表示甚麼呢？倘若不是表示這些生產機關繼續操在私人手裏，社會，國家便無法維持下去？戰後，聯合國憲章底通過，聯合國機構底設立，世界銀行，世界航空公司，世界……等等底計劃，以及「天下一家」思想底散播，——這些固然是美國資本主義圖謀統治全世界用的手段，但也可證明國家分立的舊世界已經不合於生產力發展需要了。

但無論英王宣布的『社會主義』或美國候補總統提倡的『國際主義』，都不能實現上述衝破國界和打破私產制的兩種傾向。要實行天下一家，必須先推翻資本主義；要將生產機關收歸國有也必須先推翻資產階級政權。但是推翻資本主義就是革命了，推翻了資產階級政權之後必須用無產階級專政去代替牠。

所以，最後，世界革命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無產階級乃是新生產力底代表者，即是那在資本主義底下發展起來而為資本主義生產關係所不能容納的生產力底代表者；無產階級必須由現在的被統治的階級構成爲統治的階級，然後才能打破資本主義財產制，以及一般私有財產制，而代之以公產制，即社會公有一切生產機關，然後才能打破民族國家疆界，統一全世界，實行天下一家，然後才能漸漸地消滅階級區分，以至消滅國家——這個壓迫機關——本身，而使全人類過着公產大同生活。

以上，國際主義（衝破國界），生產機關公有制（打破私產制）和無產階級專政，便是世界革命底三個特殊點，與二十世紀以前歷次的革命不同的。

我們說中國革命受世界革命所決定，意思是說中國革命也是含有上述三個特殊點，或可說：中國革命也是要實現上述世界革命三個要求的，即中國革命若能成功，就必須衝破國界，必須打破私產制，必須實行無產階級專政。那能不是這樣呢？難道現在全世界生產力要求衝破國家界限時候，在世界上佔如此重要地位的中國能够把牠的革命限制於「神聖不可侵犯的」國家疆界範圍內麼？能够單獨建立一個自足的「中華民主共和國」或「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麼？難道現在全世界生產力要求打破私產制時候，在世界上佔如此重要地位在中國能够單獨發展牠的資本主義，如同普法戰爭後的德國和明治維新後的日本麼？既然必須衝破國界和打破私產制，難道不需要無產階級專政，而能依靠資產階級民主政制或所謂「各階級聯合專政」來實行麼？如此，世界革命若是屬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的，那麼中國革命也是屬於無產階級社會主義性的了。

救濟原來也是武器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美國糧食救濟政策，不是爲了拯救歐洲的飢餓羣衆，而是美國帝國主義決定粉碎工人階級革命怒潮的勾當。

一九一九年二月廿四日，威爾遜總統請求國會撥款一萬萬美金作爲糧食救濟之用，他說：『糧食救濟政策是安定歐洲的一個重要關鍵，布爾雪維克主義現在逐漸向西歐發展，……武力已不能阻止牠的發展，祇有糧食才能壓制牠！』國會完全信任威爾遜總統的意見，因此設立以胡佛爲首的美國救濟總署，而實行該項政策。美國救濟總署禁止糧食運往工人取得政權的地方，從一九一七至一九二一年嚴厲封鎖蘇聯，當飢餓的匈牙利的工人在一九一九年建立勞工政府後，協約國便加以封鎖，當時胡佛派駐東南歐的美國救濟總署主任古力高拒絕匈牙利布爾雪維克派的糧食部長請求，而同時他容允匈牙利的反革命軍隊，倘使他們推翻了匈牙利的工人政府，便能獲得美國糧食與煤的援助。

美國以同樣方法對付了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取得了政權的芬蘭工人。當芬蘭在工人政府統治的時候，因被協約國嚴威的糧食封鎖，而大鬧飢荒。但工人政府被蓋納爾將軍借德國軍隊打倒後，胡佛即命令運糧至芬蘭。

一九一八年十二月美國戰時貿易部宣佈：『美國政府對於已驅逐出布爾雪維克的俄國各地準備給予大量的物資援助。』

胡佛統率的美國救濟隊，跟隨着反革命的白軍一同進退，白軍佔領一地，救濟工作即在該地開始，白軍被驅逐了，他們也跟着退出！

今日的美國糧食救濟政策也同樣着這反革命的目的服務。一九四四年至一九四五年聯合國救濟總署不以糧食接濟被希臘工人佔領的區域，而一方面運糧至被希臘土黨軍隊佔領的區域！（譯自戰士週報）

訪 問 一 個 工 人 家 庭

凱 倫

當我到達工人區域時，正在傍晚散工的時候。三五成羣的男女工人剛從工廠中放出來，臉上帶着愉悅和歡樂，邊談邊笑地走着，聲音中充滿了生氣。因為此時是他們或她們在整日的疲勞中最輕快的片刻。女工們穿着藍布袍，嘴裏偶而哼着歌曲，手攜着手，如果在她們手裏不拿着飯匣而拿着書的話，幾乎要使人疑誤她們是從那一個學校放出來的女學生哩！

灣灣曲曲地我走了好多路，地下又髒又滑。天又漸漸地在暗下來了。尋了好久，才被尋到了目的地。可是抬頭一望却又把我呆住了。前面有着一个大水潭，這幢房屋幾乎被這污水完全圍住。我點起了脚尖從一塊塊放在污水中的小磚上跨到了彼岸。

我所認識的一位女工是這個家庭中的最大的女兒，她在香烟廠內包錫紙的。她會結過婚，未滿一月就被丈夫遺棄了。她只能回到娘家來和父親一起居住。這是一個五口之家的工人家庭（父母和姊弟三人），她們父親和大兄弟都在紡織廠內機器間做工。她的母親本來也在紗廠內做的，近來因為耳朵和眼睛都不很方便，所以只能就在家裏做些雜務了。一個小兄弟還在學校中求學。

那時天色已經黯黑，這一家做工的人都已回家，中間掛着一盞如黃豆般大的幽黑的電燈。在一間灶間兼客堂的房屋中，開始了我們的談話。

他們一家人和藹可親地招待我。我先和他們寒套了幾句，於是我才和這位女工談了起來。

生 活 狀 况

「你現在可賺多少錢一月？」我問。
 「大概十萬左右，」她回答。
 「你的父親和兄弟呢？」
 「差不多也是這個數目。」
 「是否每個工人都能得到這個數目？」我又問。

「不，如果生手就得的很少。」她回答。
 「要比你們大概少多少？」
 「大概要少一半以上。」
 「要少這許多！那末你們當然是熟手了。」我驚奇地說。

「是的，我差不多已做了十幾年了。」
 「你是幾歲做起的？」
 「我十四歲就做起的。」
 「你的父親和你的兄弟呢！」
 「父親已做了將近三十年了，兄弟也做了近十年了。」

「你的母親做過工沒有？」
 「做過的，她也是十幾歲就做紗廠的，直到最近耳朵和眼睛不便以後才退出的。」
 「你們一家三人的收入很够維持這個家庭了，」我說。

「是的，照上兩月的物價，當然很够的了。可是最近物價米價的飛漲，似乎以後又很難說了，」她的父親接着說。

「無論如何你們要比一般先生們不知好了多少倍，」我說。
 「那也不見得，先生們多少總有點積蓄，我們

工人是只靠一雙手，做一天，吃一天，一天不做，一天就得餓肚。」他謙遜地笑着回答。

「那末最近幾個月生活一定過得很好的了。」
 「是的，最近的確實裕了許多。可是現在米價又是那末上漲，你要知道，我們最怕的是米價上漲了，因為我們食量都是很大的，」他說。

「那末你們一月要吃多少米呢？」我又問
 「我們五個人一月至少要吃一担半米。」這位女工回答我。

「要吃這許多！」我有些不信似地說。
 「是的，我們的食量總要比你們多一倍，」她回答。

「那末你們除了伙食以外，還有些什麼其他的開支？」我又問。

「伙食差不多是我們最大的支出了。除此以外，只有小兄弟的學費和書籍費。父親喜歡抽抽香烟，晚上飲一些老酒。我和大弟弟喜歡看看電影。母親簡直沒有什麼消費。」

「如果還有餘錢呢！」
 「有餘錢或者添幾件衣服。」
 「那你們的生活可算很舒適的了。」

「這也不過是和平以後的事，以前在日本人手下，不要說其他，就是彈肚皮也吃不飽，一直吃苞米粉的。」

我聽這位女工談話，很感動，因此我又和她談到她們的教育問題了。

教 育 程 度

「你的父母都識字麼？」我問。

「父親識一些，母親是一字不識的。」她回答。
 「你的大弟弟呢！」

『他讀到初中一年。』
『你的小弟今年幾年級了。』

『他今年要小學畢業了。』

『你讀了幾年書？』

『我讀到小學畢業。』

『能够寫寫信麼？』

『也不過會糊亂寫寫，』她謙遜地說。

『小說能够看麼？』

『看過些什麼小說？』

『如巴金的家等。』

『你能看巴金的家！』我好奇地問。

『隨便看看吧了！』她不好意思地說。

『你們廠內有不識字的女工麼？』我又問。

『有是有幾個，但是並不十分多。』

『最普通的是什麼程度？』

『最普通的是初小畢業。』

『如你一般小學畢業的人多不多？』

『也不多。』

『你們在廠內除了做工作以外，是否可以做一些別的事情？』

『我做的工作比較輕鬆，所以手裏做看，嘴裏只管可以唱唱歌或談談天，如果做紗廠或其他工作就不行了。』

『你們在廠內平時談一些什麼話呢！』

『我們什麼話都要談的，自家常話一直到小報上登載的當日新聞等。』

『你們也能看報？』我又問

『我們只能看看小報，其他是看不懂的。』

『你們很喜歡唱歌！那末唱的是什麼歌曲呢！』

『普通在無線電內唱的流行歌曲。』

『你還想繼續求學麼？』

『我當然希望能夠讀一些書的。』
『現在聽說夜校辦得很多，你為什麼不去讀呢？』
『是的，我正想去讀夜校。』

婚姻問題

『你的婚姻是否由父母作主的？』

我向她問到她的婚姻，她的臉色立刻變得慘淡無光，眼睛紅紅地淚幾乎要奪眶而出了。

『假使不是父母作主也不會弄到這步田地了。在我十六歲的時候，父母就和我定下了這件婚姻，我在十九歲那年出的嫁，那知嫁去不滿一月就遭到他的毒手，他先把我的東西騙去，把我的牀拆去，三句不對就毒打一頓，最後弄得我沒辦法，只好回到娘家來。』

『你不好請律師告他麼？』

『請律師是要錢的，我那有錢請律師呢！』她說着一面不住地在拭淚。最後她又嘆了一聲氣接着說：『我只有怨恨父母為什麼要和我定下這件婚事！』她憤懣地說。

他的父親聽了臉上有些不好意思，我不得不為他解圍。

『你也不能單怪你的父母的不是，因為這是整個社會的問題，』

『我的事不要去管他，因為那時還盛行這種方式。可是最近他們為什麼還要和大兄弟定下一件婚事。不管我怎樣反對，他們總是不理。』

『那末你的大兄弟有什麼意思呢！』

『他懂得什麼，他是一個無用鬼。』他恨恨地說。

『你們廠裏的其他工人是否有自由戀愛的事？』我問。

『有的，多得很。』

『那末自由戀愛的結合，是否都能滿意呢？』

『大部份都能滿意的，就是有不滿意，那也是自己的事，怨不着別人的了。』

『那末你是完全同意自由戀愛的了，』我笑了笑說。她似乎有些不好意思。

我看了看錶時間已不很早了，我只好簡短地問她對於政治的態度。

政治思想

『你們可曾去參加選舉？』

『去的，那是保甲長硬拉去的。只說叫我們去領身份證，到了那裏才知道是選舉。』

『你們怎樣選法呢？』

『我們根本莫明其妙，他們指定我們選誰，我們就選誰。』

『去的人多不多？』

『大家都去領身份證的，怎麼會不多，差不多全去的。』

『聽說有打架的事，你們看見嗎？』

『怎麼沒有看見，打得很利害哩！』

『你們可知道我們國內又在發生內戰了？』我又問。

『知道的，我們廠內的人常常講起的，』她的父親特別感到興趣似地搶着說。

『你們贊成內戰嗎？』

『我們怎麼贊成戰爭呢？我們要的是安居樂業，剛和平時，我們總想從此可以過一些太平日子了。那知和平了不久，自己人又打起自己人來了。不知要到怎樣一個結局。』

這或者是習慣使然吧！似乎男人總比女人對於政治多感到一些興趣，她的父親本來沒有講過多少

中國革命悲劇(續)

Harold B. Isaac 著
唐 威 譯

這個階級，本是要維持土地不均狀態的，因為他從此得到利益，現在他變成外國勢力侵入和操縱之主要工具了。帝國主義方面，則一經歷服滿族政府和利用中國社會上層分子為其服務之後，就來保護中國統治者以抵禦窮苦人民底憤怒了。這是帝國主義支配殖民地中國的基本公式。整個中國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結構，因帝國主義侵入而解體，可是當帝國主義聯合一切保守的壓迫的和落後的分子以抵抗和消滅革命的變化時候，新的因素剛開始形成。

這個關係結晶為太平革命，這個運動幾乎於十九世紀中非推翻了滿族皇朝。不可忍受的經濟條件所引致的各地暴動，到了一八五〇年遂發展為一強有力的反皇朝的農民革命，從廣西省向北進攻而建立其政權於長江流域至十一年長久。太平運動是由基督教一個新教派『上帝會』開始的，這個教派與廣西地方政府發生衝突，遂迅速發展為極大規模的社會革命。全國一切怨望的叛亂的分子都投身於其旗幟之下。舊時排滿的祕密團體，從來未曾完全消滅的，現在又活躍起來了。智識分子和喪失了土地的小地主，不能忍受滿族政府榨取，又為滿族底種族成見所激怒，便聯合此運動，為其領導人。在排滿感情激動之下，表示屈服的辮子被去除了，明朝舊服式被恢復了。但給予此運動以血和肉，并使之呈獻過去朝代變更時農民暴動的傳統面貌的，首先還是陷於貧窮的農民和小工業工人廣大羣衆，他們久已起來反抗地方官吏，地主和徵收員。

這運動很快獲得軍事上驚人的成功。滿族政府

權力，在南方諸省的和長江流域的，都被掃除了。

太平軍幾乎攻到北京城下。洪秀全，這運動底熱狂的宗教領袖，得到『天王』尊號，建都於南京。運動發展到頂點時，各地方農民會獨立佔取土地。這個激烈的土地革命傾向，并未曾獲得上層支持，雖然農民壓力會迫出消滅田契的法令和集體平分地權的計劃。(註十五)除了下層農民實行的土地革命之外，還有一件有意義的事實，即凡遇太平政制相當穩定之處，人們總要努力去消滅鴉片買賣，阻止銀子流出，激勵國內市場，劃一賦稅和增加農業生產，而這些努力也有相當成功。有一件極有意義的事情，即當太平統治時代，江蘇省各縣輸出海口的絲綢數額，達到新的高度，某些記載若不可信的，則太平政府會三番四次努力，在自由貿易和禁止鴉片基礎上與外國人和解。如此，太平革命本是一種原始的或傳統的農民戰爭，但也表現不很直接的不很明顯的却很確實的傾向，即傾向於一種『正常的』資產階級發展。

太平運動，與鄉村和城市一切特殊勢力發生衝突。牠毀滅了舊的官吏階級底底層權和地位。農民的土地革命又使地與整個地主階級發生直接衝突，也使地所買辦和商人發生衝突，因為他們經過借款和抵押投了很多資本在土地上面。一部『標準的』歷史說道：『太平運動底破壞力引起有勢力階級來反對。』(註十六)中國『有勢力』階級是頑強地站在滿族方面的。

在帝國主義者方面看來，太平政府初期若能代替滿族政府統治中國，也許更能令他們滿意。運動

話，提到了戰爭，他就興奮地發了一大堆牢騷。我為了時間有限不能和他作長談。我只能又扯到別的話上面去了。

『人家說，物價上漲，都是你們罷工罷出來的。你們以後能不能罷工麼？』

『這怎麼能，現在物價那麼上漲，我們不能工怎麼能過。沒有一個資本家肯自動地增加我們工資的，』她率直地說。

『你們都加入工會嗎？』我又問。

『我們都加入工會的。我們不加工會怎麼會如此團結一致呢？』

『你們可知道蘇聯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國家？』我忽然又想到了上面一句話。

『我們怎麼不知道！』

『那末你們是否希望中國也成為一個工人國家？』

『當然希望的。』

談話到此告了一個段落，我才和他們告別了出來。跨過了大水潭，又走上了彎彎曲曲的泥濘的道路。我的腦子中，來回地盤旋着剛談的許多問題，我與得幾乎忘了路由。

所帶的基督教性質，曾引起西方傳教士中間某種同情。此外，太平政府又約許激勵貿易和恢復秩序，這是滿族政府所不能做到的。然而，不管有上述那些因素，外國人不久之後就出全力去支持滿族政府了。我們要記得，鴉片貿易對於外國人，仍是中國市場中最能獲利的部分。這是權衡的原始積累所需(註十五)見 Taylor 著的『太平革命』五九七—九頁。

(註十六)見 K. Latourette 著的『中國人，其歷史及其文化』(紐約，一九三四年出版)，第一卷一三七九頁。

要的，以後合法商品底貿易才會表現得更能獲利些。太平政府反對鴉片貿易一件事，就足夠使之與外國人底直接利益發生衝突了。（註十七）

國內戰爭給了帝國主義者以一種極便利的機會來增強他們的力量，擴大他們的經濟政治地位。一八五四年，外國大砲阻止了排滿的三合會奪取上海，而且趁着地方政權完全崩潰去操縱海關行政和擴充外國租界。（註十八）一八五八年，英法大砲在北方攻擊那空虛了的滿族政府軍隊，而強迫簽訂新的條約，完全滿足外國人利益的條約。鴉片可以公開買賣了，全剛都為外國人而開放了。這些條約一經簽訂，外國人便確定地站在保存舊政制方面。一八六〇年戰爭，因明顯遭受野蠻的搶劫，從此滿族政府就完全受外國人所箝制了。這皇朝成了完全不順的工具之後，就是一件值得保護的東西了。在外國人看來，太平政府已從可能的友人變為簡單的叛黨，妨害新條約底履行。（註十九）

太平運動所宣傳的基督教，并不比較其他種種基督教派說更荒謬些，但現在被視為最可惡的異端了。基督教將軍戈登，以十字軍熱情去攻打太平軍，其手段都用出來，連信義也不顧，正如耶和華選民對付亞瑪力和所有巴錄信徒一般，英法軍隊，拋棄了一切「中立」形式，積極參戰，發生了決定性的效果。

保衛滿族皇朝的戰爭，是兩個滿族政治家主持的，一個是曾國藩，他代表地主階級，一個是李鴻章，他是新的買辦階級代理人和領袖。他們組織了和領導了龍座保衛戰，而他們的成功又全靠外國海陸軍，擊破武裝相劣的太平軍。至於滿族政府軍隊則不能抵敵太平軍的。

太平運動一八六五年底最後失敗和解放，是當這運動自己業已耗竭其內部力量時候。國內戰爭犧

牲了很多的生命，荒廢了廣大的地上，因此破壞了農民戰爭底源泉。太平運動領袖不能夠一貫地領導土地革命，遂使運動不可避免地墮落為遊擊戰爭，為流氓。領袖中間發生分裂，化為沒有出路冒險者底交戰集團。太平革命失敗了，舊制度保存了，因為中國社會沒有一個階級能領導國家走出絕境。帝國主義力量一而阻擊中國自己生產力底自由生長，一面又使得農民戰爭，解體和朝代變換那新舊時循環因此成爲不可能的。

這裏生出了中心的矛盾，從此以後中國階級鬥爭都圍繞這個矛盾而進行了。外國帝國主義底侵入，中國孤立底告終，以及機器製品底出現於中國市場，這一切不可挽回地註定中國社會底革命改造了。帝國主義一經立足之後，就去保存這個社會中一切陳腐的和後退的東西。中國底革命改造需要廢除舊的土地制度，但帝國主義支持地主，商人和官吏底勢力，他們是奴役農民羣衆，又開闢道路引外國商業資本流入最遙遠內地來的。中國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之解決，急迫要求統一國家以便盡可能開發其資源。帝國主義列強間相互的競爭則要支持內部衝突，以其不斷的榨取拋棄中央權力根基。經濟底進步是依賴於民族獨立的。帝國主義特權底維持則要求繼續的奴服。

太平革命乃是用中國「傳統」方法附帶化需要之最後的企圖。這企圖失敗了，因為帝國主義侵入造成的全新條件斷絕了種種解決道路。中國民衆在二十多年的反抗和失敗中耗竭其力量，必須等待那在全新條件下生長起來的一輩人來恢復元氣，才能重新努力，接着來的時期中，在中國社會底層，所有致使羣衆貧困的矛盾，更加深了。土地集中過程繼續下去。商品和商業資本流入鄉村愈來愈多，而且支配了一切勞動者底生活。同時，在社會結

樁底頂端和日谷發展的城市中心，根本的改變已經發生了，遂使那爲中國未來的鬥爭具有新的形式和新的內容。

滿族皇朝經過牠與太平及其他散碎暴動鬥爭之後，就精疲力竭了。牠對付了國內暴動，饑荒，和屢發的天災之打擊，又須對付外來的打擊。帝國主義又向中國外圍進攻了，滿族政府束手無策。六十年代末期，法國佔領了柬埔寨和安南，而且用一八八四一五年一次短期的戰爭迫得滿族政府承認牠的勝利品。次年，英國合併緬甸於其印度帝國內。帝制的俄國則造了一條新鐵路造到亞洲來，沿着中國北方界外，而進入滿洲，將滿洲劃爲牠的「勢力範圍」。在那幾年間，日本爲了能更迅速更一致應付帝國主義侵入原故，已經走上順應西方生產和組織方式了。日本已經越過狹窄的海峽，來在大陸上尋覓立足點，一八九四年，這個島上新強國打败了牠的較年長的鄰國。日本伸張勢力於朝鮮和南滿，成了列強新起競爭中國領土和權益的信號。滿族朝廷

（註十七）值得指出的，是經營鴉片以外商品

的洋行，繼續贊助太平政府去反對滿族政府。但這些洋行還沒有足夠的支配力量以決定列強底最後政策。見 A. Lindsey (Lindsay) 著的『太平天國』（倫敦，一八六六年出版）。

（註十八）見 J. K. Fairbank 著的『一八五三—一八五四年上海的暫行制度』，在『中國社會政治科學評論』內，北平，一九三四年十月和一九三五年四月，著者係依據英國官吏自己辯護的話，說他們如何獲得了海關行政監督權。

（註十九）見 J. K. Fairbank 著的『太平革命』，六一二頁。

在威脅之下沒有辦法，祇好簽訂喪權辱國的條約。中國底瓦解及其各部分變為西方列強殖民地，似乎即將實現的。

然而帝國主義新起的壓力，却產生了新的改良和革命運動，在性質和階級基礎上都與十九世紀中葉廣大羣衆反抗運動完全不同。這些新運動是在中國社會上層之中發展的。外國壓力使得中國統治階級成了帝國主義底柔順工具。而外國特權又阻礙了本國資本主義發展底好多門戶。雖然如此，統治階級還是積累了財富，以便使自然興起努力，要在自身基礎上與外國人相競爭。帝國主義已經毀壞了舊的經濟基礎。牠能障礙，但不能完全阻止新的經濟基礎底形成。大買辦李鴻章自己就發起建立中國第一個獨立的資本主義企業，第一個碾米廠是一八六三年設立於上海的。江南造船廠則設立於一八六五年，七年之後，招商局組織起來，與外國競爭沿海和內河航行權。次年，第一個新設綢廠成立。一八七六年，第一條鐵路，從上海到吳淞的十二英里鐵路築成。一八七八年，新式煤礦在開平動工。一八九〇年，第一個紡織廠建立於上海，第一個鐵廠建立於武昌。火柴廠和麵粉廠，一八九六年後相繼建立於上海。

中國開始發展工業了。(註二十)

在演時期，中國對外貿易顯然好了些，尤其在棉花和棉織品方面。中國棉花好久就是靠外國輸入的，到了一八八八年自己反可以輸出了。土布輸出，一八三三年以後幾等於零，到了一八六八年就漸漸增加了，這年輸出二三八担，一九〇〇年則輸出三萬一百担，急劇增加是在一八八三年以後，雖然同一時期中洋布輸入仍是不斷增加的。(註二一)工業既開始發展，對外貿易又相當變好，於是運輸、交通和銀行事業也發展了，雖然速度比較緩慢些。近代郵政制度施行於一八七八年。上海和天津之

間的電話線架設於一八八一年。完全中國資本的「中國通商銀行」開辦於一八九六年。自此以後交通和銀行事業相繼開辦起來。

中國資本自始就競爭不過外國資本的。中日戰爭後一八九五年簽訂的「馬關條約」規定外國人有權利在中國開辦工廠，於是紛紛設立外國公司來享受廉價而豐饒的中國勞動力利益。外國人有更好的技術和智識，又享有經濟政治特權，立即使他們的中國競爭都處於不利地位。中國人除了技術不如外國人和負擔外國人所免納的捐款之外，在金融、機器以及許許多多自己不能製造的商品方面，又須為外國市場所支配。幼稚的中國工業家圖謀以加緊剝削勞動為手段來補償這些弱點，可是不久之後他們就圖謀插足政治舞台來造成一些更有利於中國資本的條件了，——他們鼓吹改變舊政制，因為這政制已不適合新興的經濟利益之需要了。

太平天國失敗以後一個時期中，李鴻章曾贊助若干微弱的企圖，要使舊政制現代化。他一面開張新工業，一面就建立現代陸海軍基礎，主張停止科舉，派遣學生去外國留學替中國探求西方經濟政治之秘密。不幸中日戰爭把他這種努力截斷了。戰爭失敗，領土喪失，以及列強底新進攻，遂使新的政治傾向顯露出來。人們尋求更迅速的更急進的改革。

一八九五年以後有二種不同的潮流支配了中國政治生活。第一種潮流希望改良皇朝，使之適應於新的需要。人們希望有一個皇帝能演彼得大帝底脚色，希望有一個政府能像英國君主立憲一般統治中國。第二種潮流則主張推翻皇朝，建立共和國，走着美國或法國道路。滿族皇朝此時已到了下降之最後階段了，那些統治者漸漸向改良派讓步。皇朝勉強接受了改革，而此改革是與皇朝根本結構不

能相容的，於是加速了牠的崩潰過程而有利於革命派。

改良派以修正孔子學說開始其運動。他們大胆把孔子說成一個進步的自由派，而不視為模範的替現狀辯護的人。他們圖謀在中國社會政治經濟舊觀念孔道中注入亞當斯密，約翰彌勒，斯賓塞和赫胥黎諸人底思想，這些人底著作開始譯成中文出版了。他們深信依靠皇帝聖旨就可改造中國；所以當他們一八九八年獲得青年皇帝載洵信任而發動有名的「百日新政」時候，便以為他們的事業可以成功了。當時確實頒發了許多詔書，要拿近代式國家制度來代替舊時政制。皇帝下詔興辦學堂，進行選舉，取消苛稅，肅清貪污，國家幫助工業和農業，實施民主政制。不幸，從紫禁城流出來的新思潮到了城外濠溝裏就起了洶旋而停滯不前了。在那些老官僚看來，皇帝是發瘋了，因為這些詔書簡直是要剝奪他們的特權，要廢除幾百年來習見的制度。每個詔書固然都叫人服從皇帝聖旨，可是人們漸漸懷疑皇帝聖旨是否仍能符合天意。不久，皇宮內就證明皇帝是逆天行事了，因為反對變法的傾向就在皇宮裏面圍繞着太后而形成起來。一八九八年九月，太后囚禁了她的姪兒，一筆勾銷了他所倡導的新政。他的幾個顧問被捕去殺頭了，其他的顧問，連康有為梁啟超在內，則亡命國外。這些智識分子，在「百日新政」中，圖謀自上而下地使滿清政制適合於西方思想。(未完)

(註二〇)見H. D. Fong 著的『中國工業化之統計表的研究』(上海，一九三三年出版)二頁。

(註二一)見H. D. Fong 著的『中國棉織業』，第二六，三〇、三四各表。